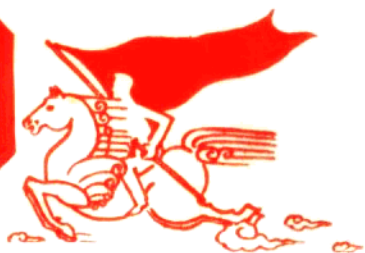


跃进小叢刊(九)

符家塬上的新秀才

“新观察”编辑部编



目 次

符家塆上的新秀才·····	胡玉田 (1)
一个女人思想翻身的故事·····	金 鳳 (12)
当小工引起的风波·····	张政模 (22)
五个铁姑娘 ·····	金惠勇 杜洪純 (31)
新愚公移山記·····	望予困 (38)
白县长还乡办社·····	胡玉泉 (45)
技术革命到农村·····	郑文光 (53)

符家塬上的新秀才

——陈紀生跃进学文化的故事

胡玉田

迎春花兒盛开的时候，我乘着咸銅铁路的列車，去了解陝西耀县的扫盲工作。出了耀县車站，只見远处連綿不断的峰巒，还是皚皚白雪。

在县人民委员会教育科里，我了解到全县最近出現的許多无盲村里，有个叫符家塬的村庄。我怀着极兴奋的心情，沿着崎岖的道路，翻过几道山梁，到了稠桑乡。路上，我逢人就問符家塬，但人們开口却先說陈紀生。在乡人民委员会見了楊支書，他恨不得一口气把陈紀生的事迹胡桃枣兒都倒完。在稠桑村后的山坡上，我碰見一位白发蒼蒼的王老汉，我問：“大爷，离符家塬多远？”老汉听說我問符家塬，便連忙放下拾粪筐回答：“你是問新秀才陈紀生的庄子么？不远，十里。”我又上了一架坡，翻了五里多深的安王沟，便看到許多大大小小的土窑洞，星散在一个塬头上，这就是符家塬。在这里，我沒顧上了解文化村的情况，却被陈紀生的故事吸引住了。

“——干！”

1955年初冬的一天，乡支部書記楊俊文来到陈紀生家里，笑眯眯地說：“紀生，昨晚乡支部和社管会决定，請你当农业社会計。”

紀生驚訝地說：“支書，这些你都知道，我十二岁上給人熬长工，翻身以后，在区乡干部跟前，零零星星学到二、三百字，怎么能当会計管賬呢？叫我干啥都行，那事兒我啃不动！”紀生娘在一旁噗哧一笑說：“支書真会找人，你看他是那犁上的鐮么？”

楊支書坐下来，搬住指头从村东头数到村西头，从塬上又数到塬下，說：“看，全村五十多口人，不要說斗大的字沒人識下一麻袋，多少年来，村里連个小學生也沒有，你現在認得二、三百字，还是符家塬的一名‘秀才’哩！群众入社的情緒很高，社架子搭起来了，因为沒有会計，难道咱們不走合作化的道路了么？”紀生的心上，象十五个吊桶——七上八下，停了大半会才說：“支書，我啥困难都不怕，不会写，不会算，也是枉然。”支書手搭在紀生肩膀上，更亲切地說：“只要你不怕困难，就开始学吧！要改变这山区的面貌，青年团员不干，叫誰来干呢？……”支書的話未落点，沉思了半会的陈紀生，象打了一針兴奋剂似的，把头上的白羊肚手巾取下，用力往下一摔說：“——干！”

风 波

第二年夏天，金黃黃的麦子，堆积在符家塬的打麦場上，社員們欢天喜地，敲鑼打鼓，庆賀合作化后第一次庄稼的丰收，人們日夜忙着收拾屯子、粮仓……社会計陈紀生，很早就装訂賬簿，学写賬目，决心做好这第一次分紅，在办公桌前的墙壁上，整整齐齐挂了两排各种賬簿，从头看，有：投資賬、劳动底分賬、股份基金賬、社員公共积累賬、财产登記賬、社員明細賬和社員分戶賬……等等。每个賬簿上，都写着歪歪扭扭的賬簿名字，从这些字迹上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初学写字的人，費尽全身气力，一笔一点描繪出来的。

一天下午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搥着口袋，担着簸箕，背着背簍，来到打麦場上。社員們眼盯着一堆堆石榴籽似的麦粒，心花打心底开放。会計陈紀生揭开分戶賬，依照上面发下的分配指标，按农业社的預分方案、計劃等算了以后，再把每戶每人的劳动日加起来，當場按收入的粮食分配，这里边要抽公益金、公积金、行政管理費等等，不但要一笔一笔算清記下来，又要當場把各戶的应得数分出去。說来簡單，算起来却是一大摊，賬的头緒都有十来种，每戶要经过十三道手續才能結清。服务的复杂，紀生是知道的，也曾在安王农业社請教过別人，就是連賬上笔划稠的人名字，都是請人代写的。这次算賬，本来就

握不大，尤其一到这场合，纪生在众人急切的眼睛注视下，心也慌了，手也乱了，一直从中午算到太阳落，才结算出郭恩金、殷志高等三家的来。社员们分红的心，急得象火烧，晚上有人说：“农业社啥都好，就是算账太讨厌。”明白的人，同情会计文墨浅，不谅解的人，就在背后说怪话。天麻麻亮，纪生跑到社主任跟前叫：“主任，不行呀！我连账上的小数点、算盘上的位数还弄不清哩！”主任一骨碌爬起来说：“事到如今，只有慢慢来算。”

午后时分，太阳晒得地上冒火，陈纪生坐在麦场上的办公桌旁，扣住一个算盘子儿，简直比挑起百斤柴担还重，写一笔账，象慢牛犁地一样吃力，一会急得浑身汗，社员越催，纪生越发急，就更算不出来了。社干部们站立一边，个个眼里给纪生只鼓劲，可是谁能帮上一臂之力呢？人们正在焦急的时候，忽然乌云漫天从西北方向飞来，一阵黄风过后，接着是呼噜闪电大雷雨，人们哪里措手得及，眼睁睁一堆堆金黄金黄的麦粒，泡在水里，又连泥带土随风逐浪向坡底翻滚，社员们看到这情景，那真是比割身上的肉还痛，大家便破上性命，和暴风雨展开剧烈的搏斗，有的用布袋盖，有的用筐子担，一场紧张的抢救工作过后，村里村外到处听到一片埋怨声，十来个社干部，痛诉没文化的苦，陈纪生更是急得象呆子一样，大瞪两眼，不知到底该怎么好。

大雨过后，一场风波趁势而起，人们有的要求退社，有的怨合作社计账太麻烦。受到损害的陈秀连，在颧头

上大罵陈老二，殷志高当面去找紀生媽說理。平素極愛面子又講究名譽的陈老二和紀生娘，这两天本来耳朵里就灌滿了閑言閑語，又聽說自己应得的一石二斗麦子被風刮跑了，既“丟人”，又舍財，豈能罢休！陈老二摔碟子打碗，要和紀生鬧分家，紀生娘怨恨兒子起初不听“老人言”，越想越生气，連哭帶罵，罵陈紀生是“敗家子”。从此以后，陈紀生几天臥床不起，三天湯水沒有下喉，社干部和社員們給紀生一家人千說万劝，好說歹說，疙瘩还是解不开，紧张的夏收分配停頓了，社員們憑着“良心賬”，粗估冒算，分了暴风雨后的泥土麦，會計的賬簿，胡乱擲在窗台上。

力 量

社主任侯福林和副主任刘鳳祥在出事以后，連夜翻山过沟，把符家壩农业社发生的事情，原原本本告訴給乡支書，第二天楊支書連忙把紀生叫到乡上来。

在乡人民委员会里，紀生和楊支書面对面同坐在一个办公室桌旁，楊支書輕輕磕了一下旱烟灰，給紀生再倒了一杯茶，笑着說：

“你記得馬匪师长馬德胜，是怎样被我們打死的嗎？”

“記得，就在我們符家壩上。”

“你想，那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和英勇的战士打先鋒，能打败多我几倍的敌人么？”

楊支書的話，打在陳紀生的心靈深處，他低頭不語，想起不少往事，便無意識地慢慢從口袋裡抽出自己的鋼筆來，銜在嘴角輕輕嘬，睜着一對大圓眼睛，無目的地死瞪着桌面上的東西；他想到自己在这场風波裡，思想上哪怕是一會的動搖，都是可恥的，他深感到自己不象一個翻身的農民，更不夠資格當一個青年團員，恨這次給人民造成的損失，是自己沒有用心學文化的結果。在離開鄉人民委員會的時候，楊支書親自陪送到稠桑村後的山坡上，從口袋裡掏出一本“把一切獻給黨”和“算法大全”交給了陳紀生，說：“好好幹。”

在回來的路上，紀生敞開衣襟，感到周身上下都是勁，抬腳一身輕，放開嗓門唱山歌：“劉志丹來是清官，他領導隊伍打橫山，一心要共產……。”

進得家門，紀生一下倒在炕上，笑咪咪地在媽前打了個滾，撒嬌地從櫃裡掏出兩本書，指着吳運鐸的象片說：“媽媽你看呀，支書詳細給我介紹過這位英雄的故事哩！”一家人吊在半空的心，立時落下地來，他又回到農業社會計辦公室裡，先把賬簿收拾起來，粘貼好，整齊齊掛在辦公桌前的牆壁上，從新整理了自學小楷筆，小字本，擦了擦算盤，抹了抹桌子，又給自己裝訂了很厚一個白麻紙仿本，用心在上面打了影格子，還在第一個新小楷本上，寫了王老九的一句詩“文化本是世上的寶，新社會人人離不了。”反正從陳紀生由鄉上回家後的一舉一動裡，都好象有着使不完，用不盡的力量。

苦 学

从这天起，紀生学起文化来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也不分时间和地点，不論工作再忙，不管天气炎热，他都要抽空学习。經常雞叫起，夜半归，上山砍柴时，腰里也揣着書本本。停下来，就用木柴棒棒在地上画字。推磨时，在面柜上，面簾下，学“面”、“簾”、“磨”等字；烧鍋时，便学“鍋”、“柴”、“飯”以及“金、銀、銅、鉄、錫”等字，而且“見一問十”。一天，他架着犁，見到区上一个干部来，就請这位干部教他“犁”、“鐮”、“土壤”、“气候”、“水分”的知識，平常，农业技术指导站或是气象台、探勘队的同志来，他不但問字，还从这些同志中間知道了許多天文、地理，国际、国内的知識以及苏联和我国的建設情况。除了这些零零星星的学习，他并每隔一天，要翻山过沟到安王小学校，請雷俊杰老师教他学习国語、算术、地理、自然；每天学习回来，便把学到的字、詞和句子，整天挂在嘴角上念。滿院墙上，树上，屋子里的桌上、柜上、炕沿上，都是泥笔字、白石灰、粉笔字，窗戶上、炕围上，都是紀生写的仿紙，屋里屋外，到处成了“字”的世界。为这事，媽媽常唠叨：“黑脊背，还想当个文明人！”媳妇边雪兰，常嘀咕道：“学个字，能不能頂个蒸饅！”紀生向来不为这些事吭声，还是悶住头学习。

紀生学习得十分努力，他一晚写完过一笔管墨水，三

天写完过三十张大麻紙，三个月写完了十多本很厚的筆記本。有一次，在帮媳妇烧鍋做饭的时候，他因为一心不耽二意，竟把烧火的炭銑子当成杓把往鍋里乱紮；經常做梦也在念“斤、斗、差……”走路在念“六二五”，晚上做梦时，媳妇几次把他叫醒来，但停一会又念开了，劳累了一天的边雪兰經不住他連續打扰，有一次，一脚把紀生从被窩蹬起来罵道：“克死你！克死你！想得状元咧！”紀生猛坐起：“咋咋咋！一会把人喊几次，不想叫人休息咧。”吵声，常常震醒了左邻右舍。

十五的月亮，照得滿山谷通明，陈紀生为学好算盘，照例翻山过沟，十来里路跑到稠桑村，請楊老先生教珠算。在回来的沟坡下，忽地刮来一陣风，吹得草一溜动，紀生猛一惊，扭头看时，一只黃狼蹲在前面，前爪兒一抓一抓地盯着他，紀生心里一思量：这可完結了，想不到我陈紀生才活到二十三，今日喂到狼口里了，不觉失声怪叫起来：“狼、狼、狼！”俗話說：“人到着急处，总有个出奇处。”忽然想起“狼怕圈，狗怕砖。”說时迟，那时快，紀生猛从头上摘下白羊肚手巾，連續在空中繞圓圈，又忽地往狼跟前扑閃，“唔”的一吼，黃狼一股风的順坡跑了。

过后紀生心里很怯火，今后不去学习嗎？誰教我？白天去学习，又怕誤了生产。便从門后取出一个枣木棍，在棍一头安了个两刃鋒利的小快斧，安好后，往空里抡两抡，挺得手，輕輕一試，砍断了一颗酸枣树。从此，他晚上就抡着斧子，繼續去学习。不过現在他把本来要学三天

的东西，一天就学完。七天就学会了“正九归”，十天学会了“倒九归”，不到一月功夫，他把一本“算法大全”翻得牛肉串，打得烂滚熟。正打九、反打九都是档轍，捉起算盘来，手指好象水上漂，百、千、万，斤求两，两求斤，加减乘除，分、毫、厘的小数，从今往后都不难。

秋 分

夏季的疙瘩沒解开，秋季分配又开始了。社干部急得滿村跑，有人准备到外村請人算，社員們有的說：“能行”，也有說不行的。反正在这秋收分配前夕，人人給陈紀生捏着一把冷汗。

算賬的地方，这次在紀生家的一面窑里，晚飯后，人們踉蹌而来，这些人里边，大多数明白紀生是专心为大家办事，因此是替紀生說話的。可是也有个别人是想来看看陈家的水涨河塌哩！人人也知道紀生这几个月来，学习很努力，然而又听说秋季的服务更麻煩，夏天只有大麦和小麦，秋天則有包谷、谷子、黑豆、荞麦、棉花、洋芋和各种副业賬，算起来，就有几十种，把各样的总产量求出米后，又要折成錢，不但都必須求出百分比，还得算支出多少？收入多少？又分什么早秋股和晚秋股，以及应留草飼料、肥料等等。每戶就得三十三道手續。不是一把干淨利落的會計能手，怎么能胜任得了呢？

陈家老两口深怕这场官司跑不脱，下午特地把紀生

舅舅請來，要和紀生鬧分家，陳老二已經把自己的新鍋灶盤好了，並在村前村後揚言道：這次算賬，不干家里事，誰都少在我陳老二面前胡言亂語！

算盤子兒噠噠响，紀生媽坐在炕上不寧靜，偷偷從隔壁窰里走出來，悄悄爬在算賬的窗外聽動靜，又從窗縫往里瞧，看見紀生手兒熟，寫得歡，態度也比前舒展得多了，光聽紀生喊：“誰的賬不對，快言傳。”四面鴉雀無聲。紀生又把每人每宗賬，怎樣算，怎樣結，說得干淨利洒，算得一清二楚，個個出門時，都是喜笑顏開，談論着紀生是符家壩上的“新秀才”。人走窰空以後，紀生媽和陳老二就悄悄把剛壘起來的新鍋頭搬掉了。

陳紀生能寫會算的風聲，很快傳遍了鄰近各村，接着又擔任了符家壩民校教師。村里人因為多年來親自吃到沒文化的苦，民校學員由起初的八、九人很快增加到三十多人，全村百分之百的青壯年文盲都上了民校，很多老漢、老婆婆也自動來民校聽課。兩年多來，紀生邊教邊學，已認識到三千多字，全村青壯年和一部分五、六十歲的人，在紀生刻苦教學精神的帶動下，都識到一千到二千五百字，好些學員能編快板能唱戲，三、四種報紙送到村里時，人們都搶着看；去年，民校學員侯福林、劉鳳祥和陳紀生，就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他們親手寫成的七篇文章。當符家壩文化村的消息在報上刊登以後，接連收到海南島等地讀者幾次來信，向符家壩民校教師要辦學經驗。當陳紀生得了縣上甲等掃盲模範獎回村的時候，人們都訓

到村口迎接。現在，每到民校上課時，陳老二坐在教室後邊，得意地吸着旱煙，輕輕擰着黑八字鬚，一面听兒子講課，一面笑嘻嘻地連連點着頭。

一个女人思想翻身的故事

金 鳳

辯論會开到第五次了，富裕中農徐老二還是死不低頭。他春天鼓動了一部分烈屬、軍屬到縣里去鬧糧食，騙取了國家的糧食和救濟款。他又強拉牲口出社，私種社的土地，還和一些富裕中農一起鬧着要退社。前些日子社里大鳴大放，他得意極了。他到處叫嚷共產黨把事情搞糟了，統購統銷叫老百姓吃不飽飯，合作社讓老百姓上了圈套。這回老百姓可要扒開圈套，各干各的去了。大辯論一開始，一些受他迷惑跟着他叫統購統銷和合作化不好的下中農和少數貧農，最後和他劃清界限，一部分跟他敲邊鼓的富裕中農，慢慢也一個個離開了他。只是徐老二還頑固得很，全不悔悟。原來他手裡有兩張王牌：一張是他仗着自己是烈屬，兒子在朝鮮犧牲了，料想幹部和群眾得照顧着點，不能下狠勁鬥他；再一張是他探聽到有些社員心底還是覺着三百六十斤的定量緊，日子不好安排。為此他就一口咬定他鬧退社只是為了吃不飽。

現在，許多人還是耐住性子和他講道理，算翻身賬，算合作化的好處。豈知他只是哼啊哈地，全然不當回事。一個小伙子忍不住叫起來：“徐老二，你別耍狡猾，你承不

承認你是存心不想走社会主义的大道？”会場空气一时陡然紧张起来。

徐老二却全不慌張。只見他似笑非笑的道：“諸位乡亲又不是不明白我家人口多，勞力少；我那一个頂倆的兒子又为国效忠了，連尸骨都沒回归故土！”說着，他竟抽抽搭搭哭起来，大声擤着鼻涕，一面用眼偷觀众人。人們果然被他这一把眼泪鼻涕噙住了，几个老年人低下脑袋，年輕人急得臉紅脖子粗地想說些什么，又強忍住了。人們热爱共产党，尊敬牺牲了的烈士；虽則大伙全清楚徐老二的兒子是在学校受了党团的教育，才报名参军上朝鮮去的。可是他究竟是徐老二的亲骨血，人們尊敬烈士的鮮血，一看到做父亲的眼泪，不知怎地心一軟，就張不开嘴来反駁那一顆荒謬的心了。

徐老二一看他的目的果然达到，心里暗暗欢喜，立刻改变战略，轉守为攻，嘴里不由冷笑一声，說：“我一家九口吃什么呀？穿什么呀？还不是指仗着那几亩地。如今地入社了，粮食又卡得那么死，我是餓不过才想把地抽回自种的呀。就說春上那挡子事吧，我也是餓的沒法才去求告政府的呀。再說挨餓的烈屬也不是我一家，就說我那侄兒媳婦——讓土家吧，不，現在該叫她宋秀英了，她家可是个老烈屬，可怜她一个妇道人家，拉扯大三个孩子，不也是餓的她头昏眼花？春上整整躺在炕上三天起不来呀！她那大小子这半年哪兒去了，不是餓得沒法才往外逃命的呀！还有她那二小子，秋前不也餓得躺在炕

上整整有一个月哇，她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会场里人们的眼光，象探照灯似的全集中在宋秀英的身上。徐老二也偷偷地瞥了宋秀英一眼。这个一向沉默寡言，柔顺胆小，守了十二年寡的三十七岁的女人，现在脸色苍白，象一座雕塑似的在那里穆然坐着。可是，突然——

“你给我住嘴，别瞪着眼尽说瞎话！”宋秀英霍地站了起来。满屋子的人都吃了一惊，象听到了第一声春雷一样。人们都知道她受徐老二的气不止一年了，可是几十年的习惯力量箝制住了她，她一向总是默默忍受着。

如今，宋秀英话一说出口，心里反倒坦然了。她看见妇女主任带着鼓励的微笑望着她，看到几十双同情和赞许的眼光都投到她身上，她才放下心来，把在心头翻来复去盘算着的话都倒出来：“你不要拉我来当你的挡箭牌，我先跟你分清是非。自从共产党来了，我就没有再挨过饿。今年春上我是病了三天，躺在炕上，那是得的流行性感冒。我那大儿子这半年是到天津上中学去了，哪里是饿得没法往外逃命？我那二儿子秋前躺在炕上是因为摔伤了腿，更不是什么饿得起不来。你竟敢当着我的面随口编排，唬弄众人；你是认定我是没嘴葫芦，这辈子再也不能张开嘴啦？！”

屋子里轟的一下，都嚷嚷开了：“徐老二，你真不老实，当面造謠，你说说你这是什么思想？”

“徐老二，你还想欺负人家孤兒寡妇呀，如今不是那

世道了！”

社主任赶忙让大家安静下来，他一面对宋秀英温和地说：“秀英，你不要有啥顾虑，有啥委屈你今天都当着大伙面说说吧。”

秀英怀着感激的心情看了大伙一眼，转身对着徐老二就一口气说开了：

“你不要仗着你是烈属，就可以随便胡闹。你要真心想着你死去的儿子。凡事只该走在人前头，不该死扯住大家的腿。再说，别人不知底细，我还不知道你那参军的儿子都没有敢打家里走，是从学校一径上部队去的；你后来还到学校去大吵大闹，逼着学校还你儿子，这是不是真的？”

“再说烈属和烈属也不一个样。就说我吧，你的侄儿媳妇，你儿时曾把我放在你眼里？我家一直是过的少吃无穿的生活，你家一直是香油白面，米粮不断。我受你家的气还少啊！我这辈子的委屈今天得说一說。

“打从我十九岁嫁到徐家，我一过门，你和你老婆就挑唆我婆婆不喜欢我，百般挑我的眼。我那时就不明白婆婆为啥看我不顺眼，只认为做媳妇的就该受婆婆的气。可后来不到一年，你又挑唆我婆婆把家里十亩地都卖了，带了他独生儿——我那男人上了关东，临走连炕席都卷走了。那是要我走道（改嫁的意思），我没有走，就待在那破小屋守着我刚出生的儿子，给人缝缝洗洗，做做针线，春秋两季上地里拾麦捡秋过活。一上地我就看到你在我